

近日,记者从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获悉,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发现两处古遗址:树桥遗址、潘家套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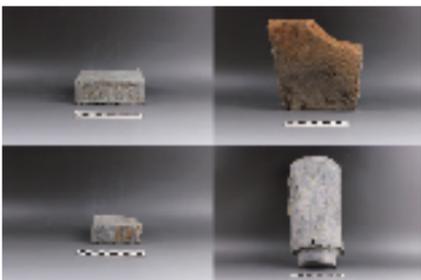
树桥遗址位于洞桥镇树桥村以西,以六朝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填补了鄞江流域六朝旷野遗址的空白;潘家套遗址位于洞桥镇潘家套村东,出土遗存年代由早至晚分别为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和宋元时期,以史前时期遗存为主。



▲树桥遗址III区发掘场景航拍

“发源于四明山的鄞江,可以说是宁波的母亲河之一。洞桥镇,恰位于鄞江“出山”后的山脚平原地区。背靠大山、毗邻河流、面朝平原,符合史前人类的选址习惯。”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树桥遗址项目负责人王光远说,这两处遗址是为配合基本建设,在先期考古勘探时发现。2023年3年至5月,我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和海曙区文物管理所分别对树桥遗址、潘家套遗址南区开展了1400平方米、500平方米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目前两处遗址均已回填。

树桥遗址东距树桥村约450米,北依鄞江,南临剡江,地势低洼平坦。遗址分为三个区域进行发掘,共清理灰坑、灰烬活动面、木构建筑等遗迹11处,出土小件标本400余件,以六朝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另有少量良渚文化时期遗存,以及唐代和宋代遗存。



▲树桥遗址III区出土建筑构件



▲树桥遗址II区出土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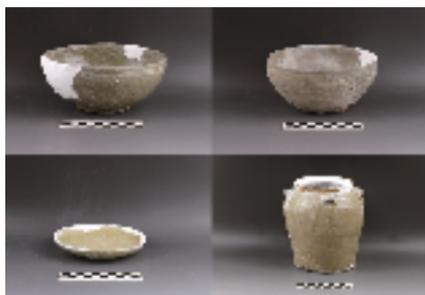
其中,六朝时期遗迹发现有灰坑3处和木构建筑1处。出土瓷器、陶器、砖瓦、石器、木器和金属器等器物。其中瓷器占大宗,主要器类包括碗、钵、盏、盘、碟、砚台、盏托、盘口壶、四系罐和带釉陶罐等;木器以木构件为主,另出土有3件木屐;石器有石球和磨石;还出土有铜碗、铜刀、铜凿、银钗等器物。

王光远说,树桥遗址以六朝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尤其是遗址中出土的木构建筑遗迹依水而建,推测为水边护岸结构。同时,该遗址中出土了数量众多且重复率较高的器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商品贸易属性,推断该木构建筑应为一处临水码头或仓储库房,此类遗存在六朝考古中发现较

宁波六朝时期遗址发现和时代与史前



▲洞桥六朝时期遗址分布图



▲树桥遗址III区出土瓷器

少。树桥遗址的发掘,填补了鄞江流域六朝旷野遗址的空白,与区域内发现的上庄山(2003年)、蜈蚣岭(2005年)、龙舌山(2021年)、孟夹吞(2022年)等墓地相呼应,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六朝时期聚落,为复原六朝时期宁绍地区聚落生活场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此外,树桥遗址还发现了少量良渚文化时期遗存,包括一处位于高台上的灰烬活动面(即人类活动留下的地面,地面上有一些灰烬,可能当时人类在这个地方用过火),形状不规则,夹杂较多炭粒,出土有磨制有段石铈、黑陶片、红陶片、夹砂红陶鼎足等遗物,推测为先民日常生活遗留的迹象。

另外一处古遗址潘家套遗址,则位于洞桥镇潘家套村东,北距奉化江支流鄞江约600米,分为南、北两个片区。遗址文化堆积深度约1.4~1.6米,自上至下可分为6个层位。共发现遗迹22处,出土小件标本45件。出土遗存年代由早至晚分别为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和宋元时期,以史前时期遗存为主。

良渚文化遗迹有6处柱洞,分布没有明显规律,结构不明。出土陶器以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和黑皮陶为主,也有少量夹砂灰陶,可辨器型包括鼎、豆、罐、釜、鬲、杯、器盖等。石器只发现石铈。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考古研究中心成员、潘家套遗址项目负责人丁风雅说,钱山漾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柱洞。房址平面形状近长方形,南北总宽约190厘米,东西总长约380厘米。由四段基槽和8个柱洞构成。在房址上覆盖一层黑色废弃堆积层,基槽内土质较致密,填土为灰褐色,无红烧土颗粒,无包含物;柱洞内的土质较致密,填土为灰黑色。出土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灰、黑陶次之,可辨器型有鼎、罐、豆等。石器有石铈、石铈、石铈等。宋元遗迹有灰坑和灰沟各一处,出土有少量青瓷碗、盘碎片。

丁风雅表示,至今,奉化江支流鄞江两岸共发现史前遗址13处,潘家套遗址是唯一一处分布在平原地区的聚落址且年代主要集中在良渚文化晚期至钱山漾文化时期,为我们认识宁波地区这两个阶段的文化演变提供了较好的实物材料。



▲潘家套遗址出土良渚文化陶罐



▲潘家套遗址出土钱山漾文化石铈



▲潘家套遗址钱山漾文化房址

13处

记者

陈宁
冲
通讯

柯明